

HUACHENGCHONGSHU 花城丛书

陈友夫

特别法庭

花城出版社

陆文夫

特别法庭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钟 纛

封面设计 张 宪

扉 页 杨小彦

插 图 刘振夏

特 别 法 庭

花城丛书

陆文夫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2 插页 150,000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700册

书号 10261·192 定价 0.76 元



作者像

目 录

林间路 (代序)	1
献身	7
崔大成小记	36
特别法庭	54
圈套	71
小贩世家	92
春游	110
一路平安	122
秋风起	160
不平者	179
打羊	211
唐巧娣翻身	227
还债	247

林 间 路

(代序)

我熟悉一条林间的路，经常在这条小道上走来走去。这小道蜿蜒曲折，高低崎岖，它从大路旁一个很不显眼、灌木丛生的地方岔向深山里去。它几乎不能称之为路，只是大路旁的灌木丛偶然出现了一个豁口，从豁口间向前看，荒草有些歪倒，依稀有一条白线延伸而去。有人告诉我，你可以从这里走，也只能从这里走。

实在不好走啊！四下里都是树。树，我也曾见过，大路旁钻天的白杨，小河边婀娜的垂柳，公园里的林荫道更是有不少的情趣。可这里的树只受自然的安排，不听任何人的选择和摆布。松、杉、洋槐、酸枣、乌桕，什么都有，而且杂乱交错，没有次序。高的参天蔽日，矮的却缠绕着脚踝。脚下除掉荆棘以外，还有巨石累累。那些巨石有的兀突在山巅，有的凌架于溪流……不错，我也曾见过一种小路，它依山傍水，怪石巍峨，两旁古木参天，流泉潺潺而过；山上冲刷下来的砂砾被岸边的茅草挡住，自然而然地铺出一条平展展的砂路。在这种路上无须疾走，可以漫步，实在比走柏油

马路有更多的享受。可惜我长期走过的林间道并非是这样的路。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探胜访幽，多是为了买米、买盐、办事、访友。或者是眼看天色不好，赶紧回家，以免又为风雪所阻。

我开始走这条路时非常吃力，非常难受。因为若干年来我走惯了大路，前面有人带领，身边有许多伙伴，他们会呼唤，会关顾。疲乏得立在路上打盹时，后面也会有人轻轻地推一下：“走啊，同志！”所以我走路时习惯于昂首看着天边的彩霞，嘴里哼着轻快的歌。那时候我总以为人在认定了一条路之后，剩下的只有一个动作：走！忍耐着饥渴疲劳，不受路旁的花草引诱，一步步地走下去总能到头。自从踏上了这条林间的小道，再也不能昂首看着天边的彩霞了，因为天只是在枝叶间露出的不规则的线条、三角和圆圈。再也不能哼着轻快的歌了，要赶紧低下头来观察哪里有前人走过的脚步，留神着哪里有石头绊脚，哪里有荆棘要把衣服和皮肉扯破；哪里阴湿苔滑，滚下去会跌得头破血流；哪里只能绕着走，为了进一步便得退两步。走一程还得停下来看看，有没有因为七拐八弯而把方向弄错。你不仅要注意脚下，还得估摸着天气的变化。在林间遇雨实在是件苦事，开始时容易上当，会以为那些枝叶象雨伞似的能为你把雨水遮挡，会以为那些密集的雨点根本打不到你的身上。其实这仅仅是雨点聚集的过程，等到枝叶承受不了的时候，所有的积水便象瓢泼似的浇得你晕头转向！林间没有人家，到哪里去躲啊！

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有过埋怨：为什么不在林间修筑一条

比较好走的路？后来才想到这条路上的行人是那么稀少，大路之所以为大，因为它上面走的人多，如果每个人所到之处都修筑一条驷马齐驱的大道，禾苗与林木就无生长之处，人畜都没有办法活下去。小路既然因客观的需要而存在，那末，别人能走，你也得走，每个人都不是天之骄子！走大路便唱歌，走小路便埋怨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

说来也很可笑。我在林间的小道上走过几次以后，似乎发现了什么真理，原来走路除掉用脚之外，还得用头脑来思考，来分辨。以前跟着别人去办事访友，或者是寻找宿地时，脚在移动着，脑子里尽是一些亲友相见之欢，或者是苦尽甘来的幻想。至于在哪里拐弯，在哪里过桥，进哪条巷子等等，从不注意。只是不时地向领路人发出询问：到了没有？没有到，下劲走；快到了，嘘口气。如果第二次需要自己单独地去寻找旧地，完了，只记得那大门是什么样子，房间里有点什么陈设，至于怎样才能找到这扇大门却又茫然。

一旦踏上了林间的小道，你什么依赖都没有了。虽然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但你和古人来者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，只好靠你仔细地去摸索、判断、分辨；向前人的足迹去求教，为来者留下一点信息。再也不能埋头赶路了，因为你首先得查看一下路在哪里？待站在高处四下里打量：有了，那里的荒草有些败倒，有一条依稀可辨的白线，肯定是前人留下的足迹。这白线如果与你要去的方向相同，顺着它向前走，大体上都能走得通，走到头。但也不能粗心大意，因为山羊到溪边来饮水，也会把荒草踏出一条白线。我有一次误

入了这条白线，结果却走上了悬崖峭壁。退回来仔细地观察、思考，明白了，原来人踏败了的荒草都是齐根断，山羊踏败了的荒草除掉弄断少数的几根之外，大部分是绊倒了茎叶，所以对白线也得加以区别。逢到拐弯处或岔路口时，还得记住几块形状特异的石头。不妨把它们想象成狮虎羊马，或者是抽烟的老头，这样可以加深点印象，添一点情趣。记着从羊石向右转，或者是从虎石的屁股后面擦过去。这一来巨石虽然挡路，却也能成为指路的标记。

我也曾在林间的小道上遇过雨，有时候是细雨蒙蒙，有时候是大雨滂沱。后来虽然注意天气预报，并且背熟了许多有关气象的谚语，什么“日没胭脂红，无雨即是风；日出胭脂红，有雨不到中”等等。虽然有点用处，但也不太准确，局部的气候是很难掌握的，山这边下雨山那边晴也是常有的事情。何况有时候明知道要下雨，或者已经在下了，为了某种不得已的原因，也只能怏然上路，准备淋它一身透雨。如果你准备淋雨，那情况就不同了，就不会心慌，不存幻想，不去胡乱地奔跑。不紧不慢地一路行来，倒反而可以窥见许多平日难见的景象。可以看见猿鸟的窝巢，狡兔的洞穴，它们在慌忙避雨的时候，就会把那隐秘的住所暴露在你的面前。还可以发现山泉是从何而来，在哪里汇合，又从哪里奔泻而去。这种来龙去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看得最清楚，从而使你估摸得出那溪流在平日里的深浅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涉水而过。

在山林间走小道，既要费脑筋，又得花大力气，如此说

来岂不是一件十分苦恼的事体？是的，比起走大路来是有苦恼的一面，特别是开头的时候，这苦恼的一面还很强烈。等到时间长了，情况熟了，记路认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，这苦恼的一面便会慢慢地淡薄下去，慢慢地发觉林间的空气是如此的清鲜，还有各种美妙的声音：树叶沙沙，流泉哗哗，鸟雀飞鸣，草虫唧唧，蛙鼓三声两声。这在清晨是一首晨曲，在月夜是低诉的竖琴。如果你熟悉一百首歌曲，便会有上百个主旋律在林间奏鸣，你随便挑哪个都行。这种演奏十分随便，如果你愿听的话，它可以没完没了地演下去；如果你不愿意听的话，立刻满林空寂，只剩下你自己的脚步和轻微的喘息。大路虽然平坦，但它宜于驰车，不宜于步行，因为它单调。白杨，白杨，前面还是白杨。春夏都是绿色，秋冬一片枯黄。跑了半天好象没有移动多少，从而产生一种急躁情绪，产生了一种并非体力上而是感觉上的疲劳。山林间的道路虽然崎岖，可你走起来总觉得成绩十分显著，一会儿翻过了山坡，一会儿又越过了溪流。杜鹃花开罢了以后，桃李又在那里献媚；冬天里什么花也看不见，可那乌桕的脸却胀得鲜红，象火在那里燃烧，象彩霞浮在山腰。于是，眼看着山腰上的彩霞，嘴里又哼起了愉快的歌；这歌声虽然和从前一样，可是经过林木的共鸣与转折，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。

走林间崎岖的小路虽然有许多好处，但是人们都不愿意走，我也不愿意走。当我想起为了买一斤盐便得走一整天时，心里就有些犯愁。因为生命的功率都体现于速度和效

果。走路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征服距离之后去办成一件什么事。如果有高速公路和登山电缆的话，我还是愿意乘坐，它毕竟能节省时间，增加办事的效果。但我也不再埋怨那林间崎岖的小路，它实在教会了我许多。如今再穿街走巷，横阡竖陌地去寻亲访友，只消走过一次，第二次决不会茫然无知，至少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差误。

作 者 1980.1.

献 身

晚上七点半，月亮刚刚升起。一个女人来到了土壤研究所的传达室里。这女人看上去象四十多岁，眉目清清，圆圆的脸，短短的头发向后掠起。她迟疑了一下：

“麻烦，我找卢一民。”

近日来，找卢一民的人很多，这位曾被“四人帮”赶出研究所的科学工作者，前两天刚调回来，找他的人川流不息，所以值班的老宋也没有细看来人，便把会客单递到她的手里。等到老宋拿起会客单一看，不禁惊叫起来：

“啊，唐琳！”

唐琳也叫起来了：“老宋，你还在这里！”

“在呀，在呀，我这老头儿是离不开大门的。”老宋拖过凳子，“坐，你坐。哎呀，头发还没有白嘛，还在公司里？”

唐琳没有讲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哎呀，唐琳，好人还是好人，是非总是颠倒不了的。
‘四人帮’那么陷害卢一民，把他赶下农村，嗨！倒是如鱼

得水，他在那里治沙改土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还写了一本书呐！”老宋岔开两个指头比划着，“喏，这么厚！”

唐琳还不讲话，笑笑。

“老卢这一回来，咱们研究所都乐啊，要甩开膀子干啦！可是……你们夫妻，呃，破镜就圆了吧，有什么过不去的！”老宋乐哈哈地在唐琳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把她轻轻地向前一推，“去吧，他在家，还在你们住过的老房子里。”

唐琳讲话了：“老宋，我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看看他的！”

“行行，去吧，重新交个朋友吧！”

唐琳沿着水泥道往前走，拐弯以后，路面铺着石头，高大的法国梧桐耸立在路的两边；月光从枝隙间筛下来，使景物变得迷离。唐琳的脚步慢下来了，想法在动摇，勇气在消退。

灯光闪烁在石路的尽头，一排平房的轮廓显现在月光的下面，窗子里有人影晃动，高声的谈论传到了窗子的外面，接着便是一阵爽朗的大笑。

唐琳听得出，这是卢一民和党委书记曾同林的谈笑声，过去的那些年，他们的谈笑曾经为家庭带来过生气。

唐琳犹豫起来，踟蹰不前：去，还是不去？

她想起来了，就在附近的冬青树旁，有一张木制的长椅，多少年来，她曾经坐在长椅上结毛衣，看着女儿小玲在草地上嬉戏。

长椅还在，而且是新近油漆过的，沾着夜来的露水。唐琳坐了下来，望着前面那熟悉的门户：去，还是不去？

其实，这件事唐琳想过何止千遍，再想也是徒然。眼前的景物倒使她想起了往事，往事虽然久远，却又那么清晰：

那时候，卢一民多么年轻，多么俊逸。高高的个子，深邃的眼窝，眼珠儿象黑色的玻璃球浸在清水里。虽然有些不修边幅，可是那才华，那充沛的精力，好象是从散乱的头发、从敞开的衣衫中向外漫溢！他家庭贫困，是靠一位小学老师的资助，靠自己的刻苦读到大学毕业。他学的是土壤化学，却对历史、音乐、文学都有涉猎。他会写诗、会唱歌，还会画几笔，在反饥饿、反迫害时他的诗画传单飞舞在街头，他和同学们手挽着手，高唱着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冲向国民党的刺刀和水龙头。那时他参加了共产党。初到研究所时做团的工作，后来，党委书记曾同林和他谈话：“小卢，还是干你的老本行吧，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专家！”

好象是一个有风的天气，唐琳也坐在这椅子上，卢一民站在她的面前，讲到他们的未来，讲到社会主义，风吹着他那散乱的头发，吹着法国梧桐的枝叶，哗哗的呼啸更增加了他语言的激昂和情绪的热烈：

“唐琳，我要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它！”卢一民弯身抓起一把泥土，“你看，这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，四万万同胞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栖息；可是我们对它还很陌生，不完全了解它的奥秘。我的老师说过，他那时研究土壤，总担心会把地主和资本家养得太肥。我们是幸福的，我们的研究将直接造福于人民，造福于人类！”卢一民把手中的泥土高高地抛向天空：“开始啦！唐琳，我们是幸福

的！”

当时，唐琳确实也感到幸福。她觉得未来的丈夫即将从事一项伟大的、轰轰烈烈的事业！她也和卢一民一样，憧憬着未来，憧憬着社会主义。可惜她的社会主义概念，是从什么画报和小册子上得来的，那是美满的家庭、幸福的生活，是海滨的浴场和欢乐的假日……这一切虽然遥远，却象夜空的星星一样明天可见！

婚后的唐琳，不那么如意，觉得丈夫所从事的事业并不轰轰烈烈。相反，卢一民却象潜水员下了大海，隐设在万顷波涛之中，无声无息。他经常出外踏勘山川河谷，风尘仆仆，辗转万里；经常去参加学术讨论和专业会议，一去几个月、半年；回来以后不是蹲实验室便是坐图书馆，晚上又寂静无声地钻进书堆里。生活的一切光彩，通过他的凸透镜，统统聚成了一个光点，一个白炽的光点，深深地钻进土壤里。他没有星期天，没有假日，甚至缺少必要的休息。唐琳只听见他深夜轻轻地咳嗽；只看见那些读不完的厚书和写不完的笔记。开始的时候，她不去打扰他，让他专心一致，早点作出成绩。一年、两年……

卢一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，是和他的女儿同时呱呱堕地的。他从广泛的角度上论述了土壤与宏观世界各方面的关系，跳出了传统土壤学狭隘的范围。立论新颖，论据详细，文笔清晰流畅，富有文学意味，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，国外的刊物也转译了某些章节。同志们敬佩他，曾书记表扬他，号召研究人员向他看齐。

丈夫的成就，女儿的诞生，使唐琳的面前闪耀着一种奇异而炫目的光彩，照亮了她那几乎被遗忘在家庭琐事间的憧憬，那夜空的星星似乎已经落到了地面！卢一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反而更深地隐没在土壤之中，更加没有声息。

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人，这时候是个小家庭蒸蒸日上的建设时期，可是他们这里却是清水冷灶，没有增设，连必要的投资也都送进了书店。

唐琳是个要胜好强的人，经过一番比较，有点沉不住气了：

“一民，我们也该添置点家具吧？”

“对对，书架子还需要买几只。”

“一民，明天带孩子到公园里去吧？”

“好好！不过……最好还是你带她去，我这里还有点问题。”卢一民说着，眼睛又回到书本里。

唐琳认真了，把那些看不完的书向旁边一推：“一民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大概把我们这个家忘记了吧！”

卢一民抬起头来，深深地透了口气：“没有，我总是记着，每个家庭都建造在土地上面。对了，我们这里似乎冷清了一点，是嘛？”

“我不明白，难道研究土壤的人就不要孩子，不要鲜花，不要山光和湖水？”

“啊，要、全要！”卢一民站起来了，窗外鸟声啾啾，春光是那么明媚！

“要啊！我们要让禾苗长得更茂盛，要让鲜花开得更

美；要让群山都披上新装，要使湖水更加明澈；让孩子们生活在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里……”卢一民满怀着真挚的感情，用着诗一般的语言。

唐琳不再为这种语言感动了：“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象个苦行者呀？”

卢一民想了一下：“不是苦行者，我们是登山队。一个登山队员为了爬上喜马拉雅山顶，就只能带一点仅够维持生命的东西；如果他什么都想要，一样也舍不得丢弃，那是无法达到顶点的。唐琳，我很抱歉，不能为你分担许多杂事，不能和你一起休息。我觉得，一个人登上山顶，总是和许多人的辛劳分不开的，因此我感到惶恐，一刻也不敢停息！”

唐琳感动了，觉得卢一民的心地是一片真诚，不应该受到责备。可是，生活里不会天天放焰火，过节日，却天天有工作、家务和柴米。天长日久，唐琳感到幸福十分渺茫，身心十分疲惫，不免时有怨言。

研究所里有个人，名叫黄维敏。此人虽然在工作上毫无成就，却能研究出许多实用的东西，诸如房间布置，家具款式，烹调技术，假日的游戏等等。他觉得卢一民已经是个名人，马上就要提升，很想接近接近，尽管不一定立刻就得到什么好处。他相信，多拉一个有用的关系，等于投放一笔资金，什么时候用到的话，那利息会大得惊人！平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抬高身价的资本：“某某嘛，他和我是老朋友罗！”

有一次，唐琳到食堂里去拿菜，黄维敏见了直摇头：“你们呀，是工资少呢，还是职位低，老是这么寒寒伧伧的！”